

散文組

冠軍

陸 源

關於旅人，老翁及其他一些事物的回憶

題記

——我心裏有一隻猛虎在細嗅薔薇。

(英)西格瓦夫·薩松

題記是英國當代詩人西格瓦夫·薩松的詩，看到這句話時，是在高中的時候，那時我心理悸動了一下，然後就念念不忘，深知它與我緣分已定。

那多年積鬱下來的情感如同長大的猛虎，我常常不敢輕易地把它放出來，生怕它不識輕重觸傷了細弱的薔薇。但是很多時候情感的宣洩口情不自禁的打開，於是我小心將它放出來，因而它竟懂得了細嗅。如人說吟，那猛虎在細嗅薔薇，一剛一柔卻如此交融。故，剛如冷石，但心中仍存柔弱蓮花。我不能抑制自己的回憶，並常常沉浸其中，生活所能給予的暗示都細碎輕巧，如同柳底飛花。也許要等很久之後，在不經意間言及，在無意中想到，我才會瞭解當時不經意的一瞥有何深意。價值本身就是我和歲月漸行漸遠時最好的證明。

繁華如盛宴，凋零如秋草。歡喜或者悲哀，歲月都一樣了無痕跡。一如綻放的花般鮮豔，一如明日之花將凋零，都要分別那薔薇下的刺，不被歲月長河中的坎坷所刺傷刺痛。我是一位涉水而過的旅者，腳下河流深深。我聽到鋼琴聲如人生際遇般起伏，就如同躺在時光的河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波光。似水流年，除了天馬行空的幻想，還留下了什麼？太多的鎖空懸，拿鑰匙的人早已不見。年復一年，我失去最初的躍躍欲試，平靜的走在河中，在一段一段人生旅途中，慢慢地我內心又積聚起了力量，我

相信我將會穩當的到達彼岸。或者，彼岸沒有燈火，但我依然觀望。一切還有圓滿的餘地，時光悠悠，何妨楊眉淡笑，心境從容。掙扎也罷，沉吟也罷，歡喜也罷，統統在綿綿的時光中輾轉成泛黃的書頁，老去的墨痕。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變得更明確，更加知道如何取捨。

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時間如水波平如鏡，突然落入了一顆石子，波光激盪，水皺了眉，記憶的碎片，靈魂裏某個闕如的畫面，在瞬間，不容遺忘的跳出來。

我是個記事很早的人。當我的記憶開始之時，每當推開晨光中朦朧的大門，來不及欣賞沾滿他身體的露珠的輕盈下落，我的目光被那遠處巨大的石頭捕捉了。

在我小時候住的村子的入口處，有一塊巨大的石頭，醜陋的石頭，在我爺爺和我的記憶中，他頑固地保持著同一模樣。他的禿頭曾被我的祖先混同於天上神秘的星辰加以崇拜。但自從他第一顆青苔從它的粗糙皮膚滲出時，它便開始比以時間流逝還要迅速的速度遭受冷落。時至今日，人們早已無視它的存在。在那些有月亮的晚上，它的影子更為粗糙和朦朧。日益繁密的青苔模糊了往日的殊榮。那些青苔漫長的努力，仿佛修拉筆下的色點，要在它身體上最終呈現出一個清晰的圖像來。

那時，很多村裏的孩子們聚集在石頭附近來玩。他們自然不曾忽略那塊註定要被他們忽略的石頭。石頭上儼然已留下一些因孩子一代代攀爬而磨出的痕跡。那些孩子們在玩著同一個遊戲。隨手撿起一個石子，爬上那石頭，用石子敲打他的禿頂。有的石子還可以當粉筆。他們就在石頭的禿頂上隨意畫畫。敲打也是隨意的。石頭的鼓面吃力的應和。發出沉悶的響聲。還記得小時候，和鄰居好友比賽誰爬得快。輸了的我竟要動起武來。

在數十年的久違後，那一天深夜我來到村口，撞見了那古老的遊戲。當時和我一樣大的孩子也在玩著相同的把戲。遠處青蔥的田野正和無垠的天空連接在了一起。更遠處，山嶽和星辰的樣子曖昧不明。那石頭對我來說是個模糊的鼓點。他們心無旁鶩

地玩耍著，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會和我一樣，在這裏留下童年的最初的回憶。隨著年齡的增長，遠離那些現在覺得無聊又幼稚的把戲。的確，總有一天我們要合上童話書，抬頭看一樣刺眼的陽光。遠離那些堆砌在想像中的城堡。

時間如同一個和藹的牧人，把黃昏趕入夜的圍欄。記憶又把我拉回了那個黃昏。那個堆砌“城堡”的黃昏。

在我很小的時候，一個炎熱的夏天，白天裡，陽光肆無忌憚的傾瀉下來，人們眼睛所能剛看見的景物，全像將要燃燒起來一樣。我們跑到村口去，太陽已經落山了，但是石頭仍然噴吐著白天吸進去的熱氣。樹葉也疲倦地翻卷著，仿佛連舒展的力氣也沒有。

有風，只有熱流，在街巷之中，在面孔與面孔之間，浮動的熱流。但是這一切對我們是無妨礙的，無論多熱，我們都能在其中自得其樂。事實上，只有在那個時候，一切外物的嚴威，看起來都不如爺爺的訓斥可怕。於是就在那個傍晚，有一個風塵撲撲的旅人向我們問路，“小朋友你知道虹橋旅館在哪嗎？”他彎下腰，用很奇怪的口音問道。“不知道！”小紅正在用一堆沙子塑城堡，那沙子是我們從旁邊工地上搬過來的。

於是他又遲疑的問我，我真的不知道，也搖搖頭。對一個只有六歲的人來說，我真的不知道他說的地方在哪裏。我開始打量著他，用那種兒童的天真的眼神。他不像父母口中的壞人。我覺得。他的衣服很舊，皺巴巴的，我依稀能聞到散發著的汗臭味。他提著一隻箱子，也是棕色的，似乎很重，磨破了很多處。他抹了抹臉上的汗水，那張有少許皺紋的臉。在傍晚的暮色中，我竟覺得他的臉也是棕色的。我就這樣傻傻的打量著他，所以“工程”進展很慢。小紅在催我，因為他希望城堡早點建起來。於是我低頭繼續進行著我的工程，我用水把沙子，泥土和起來，把泥團遞給小紅。但是他還是在一邊，不緊不慢的打開身上的背包，掏出什麼東西。眉頭緊鎖地朝前方望去。他又問了，“小朋友，你知道虹橋路怎麼走嗎？”不過這一次，他是問我。“不知

道！”小紅很快地替我回答了，頭也不抬一下。

我沒有反駁，因為我的確不知道，但是我卻不喜歡小紅的態度，我莫名其妙的生起他的氣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泥團往旁邊一扔。任性的不幹了。我又仰起頭，看著他，他一臉的疲倦。我竟有點可憐他。不知道為什麼。終於，他提起了那個很重的箱子，開始動身往前走。但就在這時，小紅突然挑起來，“喂，你等一下”，他沖著他喊，那個人詫異的轉過身來。“我想起來了，”小紅說道，他像變了個人似的，伸出沾滿泥巴的手，像前方指去，“你一直往前，看見一座紅色的樓房，就向左拐，走10來分鐘，再往右拐。這時你看到一條比較寬的街，一直像西走，你找的那個地方，就在路邊上。”“謝謝你了，小朋友。”那人很高興地轉身離去了，我看著小紅，他眼裏有狡猾的神色，我說，“你怎麼知道那個地方怎麼走。”他說，“我不知道啊，我騙他玩呢，夠他找的了。”

我一時愣了，不知道說什麼好。抬頭望去，面前的那個人已慢慢消失在暮色中，留給我了一個背影。我面前，只剩下棕色的夜晚。

後來，我們漸漸長大，我和小紅各自到不同的地方上學，失去了聯繫，但是那個棕色的人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後來讀到弗洛斯特詩，其中有兩句是：

"AND MILES TO GO BEFORE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SLEEP."

讀時常常有一種深沉，凝重的感覺。那個棕色的人影又浮現我的眼前，他仿佛告訴我，他還有很多路要走。“安睡前我還要奔向遠方，安睡前我還要奔向遠方。”在這裏，SLEEP不是睡覺的意思吧，應該是安息，休息的意思。

毫無理由的，從此我愛上了這首詩，我會時常想到那個棕色的人，他是從哪裏來的呢，他究竟走了多遠的路，他找到了那家旅館了嗎，那天晚上他是如何度過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忘不了他，忘不了無意中給我留下的短短印象，忘不了他的疲

憊，他的頑強，他的執著。

現在長大了，慢慢領悟到，我們的一生大概也是這樣吧，向前走，一直走下去，因為你有你必須完成的使命，有時候，你會受到一個錯誤的指引，但一旦弄清方向，你就會繼續不停的往前走，直到再一次錯誤，再一次糾正。

在我印象中很深的還有兒時的鄰居。老翁。那時候，鄰家的老翁和空氣的浮塵一起，輕微地隱沒在夕陽的光裏。

後來我去看他，是因為聽父母說不久前他妻子走了。我們作了好久的鄰居，從我小學起，他就在我的記憶中。連同村口的那塊石頭。小時的我常見他的老伴一大早拎著菜籃戰戰兢兢的去買菜，我用戰戰兢兢這個詞，是因為她走路的姿態讓我覺得這個詞用在此時是如此的貼切。老翁則顧自出去下棋或者打麻將。很少見他們一起相互攙扶著出來過也很少見他們吵架過。在別人面前，他們臉上總是一致的平和，保有適度的笑容。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平淡如水四個字。

那天，在他老伴死後和他聊天。出乎我意料的，他的狀態令我吃驚。平靜，淡然。如同一個瓷器在時間的容器裏被慢慢鍛造，把一些粗糙虛浮的欲念滌洗乾淨，在火焰中經受過千擊萬煨，然後冷卻成型，最後告別泥土，以另一種面目完成內外的禪變，並被時間賦予優雅的內涵。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他和我安然地聊天，他笑起來一如既往。

最後，我看到他手中的一件毛衣。他拿得緊緊的，似乎怕別人從他手上拿去。看上去很柔軟。他說，那是他們年輕時，她送他的第一件毛衣。我依然能想像到年輕時的英姿颯爽的身影和青澀的臉孔。他告訴我，在他們都很年輕的時候，有次他們吵架吵得很凶。那次她也哭得很凶，他撫摸著毛衣眼神有些飄渺。繼續說道，那次我很後悔，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吵架過。他很想她，想他的年輕的愛人和明眸皓齒還有老了的花白的頭髮。我有點木訥，我不知道年暮的老人，懷念起愛人來會有這般溫柔而動人的神色。

這不得不讓我聯想到小時候讀過的這樣一則故事，一對青年，堅貞不渝的相愛，沖破了重重阻礙走到了一起。後來女人病故，在一個雨夜裏離開了人世。他把他放到水裏，然後也投身而去。第二天，那一片碧綠的水中忽然開滿了明艷耀眼的蓮花。年幼的我被這個淒絕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還清楚的記得，那個夜晚，我合上書本抬起頭，只覺得四周一片寂靜。只有滿地的蓮花，無言地綻放。

後來上了中學，上了大學，忙這忙那。少女時代最純潔的夢想沾染了浮塵。那些極精緻的心思，恐怕已經成了生活帆布上慎密的花紋。我們為這一切而奔忙，我們忽略了好多情感。繁忙中的真實自我並沒有完全丟失，我忽然意識到，確切的說在和老翁的交談中意識到，有時我需要的只是一種引導。就好比我們會注意到任何的哀愁與快樂，都能在斑駁的紅牆，橙色街燈照下綠樹的影子，或者傍晚漫捲的層雲中找到佐證。就好比我們到一個有歷史的地方去，真正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城市的街市不是叫健康路暨陽路，而是那些街角巷尾的古名，他們的存在，像光陰的牆角盛開的白色小花，不驚動，驀然走進卻收不住流連的眼光。就好比銷魂的地方，都有一個銷魂的名字，藍田的藍橋。銷魂的名字後面都有一段斑駁心事，綠痕雜生的道路上，走過孑然一身的書生，他在這裏遇到的女子。一份刻骨銘心。

我回憶起自己三四歲的情形，常常敏感於很細小的特徵。每天我盯著地毯上的方形圖案和顏色，仔細研究木地板上的木結，或者細數對面房舍的磚塊數目，便會感覺心滿意足。回想一下我的童年，曾那樣地心滿意足過。

可是隨著我年齡的增長，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漸漸地變成了桑貝漫畫裏的那個男人以為只要有一張照片就把握了世界的一部分，或者如那個戴著墨鏡的婦人面對美好的風景連下車的興趣都提不起來。因為一切都與自己的夢想不一樣。尤其是本以為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同風雨共患難的友情。歲月孜孜不倦的教會了我，也許這才是生活的真實。不渴望傳奇。不再追求生活的戲

劇性。我只要傾聽春天裏青草生長，百合開放的最平凡也最純粹的聲音。平凡的聲音，更能振動我平凡的心。長歌可以足泣，遠望可以當歸，而在歌不足泣，望不當歸的年代裏，我會坐下來，塵世中的老翁溫柔的目光，足以穿透驚天的顛簸，我不再拒絕平凡，這是生活在紅塵之中的我，最遠的最深的希望。

生活就是因為這些零碎的片段緩慢而漸進地改變，女作家亦舒也說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三句話講完，而人生裏最重要的幾個際遇，能濃縮出的幾個秘密的詞語，這些素常的蒼白的詞語被個人的情緒劃過，煥發出截然不同於本意的風情，撩人而又孤獨地懸浮在空氣裏，像一個幹癟而空曠的秘密，那是歲月的光影。

裡爾克說，在每一朵花的背後，都站著一個季節。它在我的背後有時我能感覺到它呼吸的熱氣，有時我的背脊一片冰涼。神秘莫測，無處不在的光芒，映紅了青春的臉頰。那是歲月的光影。

青春的花開花謝，歲月的來去匆匆，讓我疲憊也讓我淡定；四季的雨雪紛飛，旅程的走走停停，讓我憔悴也讓我充實。淡淡的風，淡淡的雲，單獨的年年歲歲，雖然說有很多東西是隨著時間流逝的，但更多的仍然能在記憶裏留存。但回憶變成碎片的時候，他變開始閃閃發光。

以前看張愛玲的〈燼餘錄〉，覺得自己還是在人生的景觀上面貪戀，看著流彈飛矢，風花雪月的點點故事，好像自己也身處其中，陶陶然戚戚然，以為可以脫離了時間的羈絆而達成長久的感應。這樣的癡念，我並不以為比襤褸乞丐望朱門氣象而狂想更高明一些。從對生活的期盼上來講，可能更加荒唐。

然而歲月的冷靜，告誡我，這裏桃花萬丈也好，豪氣沖天也好，歲月依然是不急不徐，置人不顧。人以萬物之靈的身軀聚居在時間深處，越過春紅夏綠，越過沉寂的秋冬。在沉寂裏安享歲月留下的點滴。這何嘗不是一種令人嚮往的景況。

由歲月主宰的生命脆弱而短促，雖然不能成為圓滿，卻可以

將日月慢慢沉積在掌心，在生命深處凝結成下一份樸素的重量。

如果我可以從從容容地行走，是不是會變得快樂些，健康些，明智些。世界之大，不管人們走得多快，多慢，他們都不會看到更多，真正珍貴的東西是所思和所見，而不是速度。而那些歲月，那些經歷，就像蘋果，從青澀到成熟的歷程，無法回避而又了無聲息。一切的一切，關於人，關於事，卻是欲辨已忘言。只是，心中的薔薇依然會盛開，陪伴我前行。

陸 源



個人簡介：

陸源 女 1986年生 祖籍江蘇
現讀於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專業四年級
我貪圖美食，這是我庸常生活的一大樂趣
我做不到節制
所以我不可能成為芭比
我有點懶，我有點忙
我做不到每天幾小時的有氧運動
所以我不可能成為辛蒂克勞馥
有一天我老了
我悲哀的發現
我窮極一生代價巨大
竟然在模仿別人
原來我最不能容忍的
不是外表
而是愚蠢
於是我由衷慶幸
在我年輕時
就有如此偉大的智慧
增長智慧比裝飾外表更加前程遠大
我熱愛看書 寫作 書法 旅遊
這些讓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方單位能給我這個機會展現自己，感謝各位評委老師對我的肯定。我很高興能榮獲散文組的冠軍。

寫作之於我，就如同一個喜歡行路的人，即使孤身一人也要上路，因為我始終堅信文字的高貴和不可褻瀆性。寫作憑文字簡化了生活，同時也豐富了生活。在一段文字的恣意揮灑中，已經有了四季春秋。寫作像理性和抒情的使者，使我們明辨是非，心懷感動。但是生活本身，更加意味深長。儘管繁華如盛宴，凋零如秋草，歡喜或者悲哀，歲月都是一樣了無痕跡，但是那如歌的歲月中相隨的光影，流轉的歲月中飛舞的光影，總能見證我們走過留下的痕跡和營造的生機。